

尊重历史 反对虚无

——王朝柱和他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

■陈先义

大型史诗电视剧《换了人间》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作品通过艺术的方式回望中国革命的辉煌历史,生动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壮阔历程。特型演员、毛泽东扮演者唐国强看样片花时,不无感慨地说:“看到自己已有不少皱纹的这张脸,突然感到,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希望王朝柱老师用有生之年的余力,尽快以抢救性的心态,多写点革命历史大剧作。这么一个团队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确不易。历史赋予这个团队以光荣的使命。”

这句发自内心的话,触及了编剧王朝柱更深的情感。

21年前,就是这个团队,因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长征》而结成创作主旋律大军的团结战斗的群体。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王朝柱。而今转眼21年过去了,这个团队奉献的主旋律大戏已有21部之多。这些作品的名字,比如《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解放大西南》《寻路》《太行山上》《辛亥革命》等等,为人们耳熟能详,足以影响中国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和价值判断,创造了中国电视艺术的“别样风景”,为共产党人创立了一套足以传之后世的红色家谱。

我们不能忘记,《长征》《延安颂》《周恩来在重庆》等作品播出的时期,正是国内一些非议领袖、恶搞英烈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而这样一个以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戏为己任的群体,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运用的武器是文艺作品。

我们可以对比1991年的苏联。当苏联的报纸媒体在其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的授意下,大肆刊登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说及理论文章时,当这位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管家用代表作《一杯苦酒》

向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疯狂进攻的时候,我们非常惊讶地看到,苏联两千万共产党员选择的是噤声。当苏联中学里的马列课被取消时,以重视历史教育而著名的苏联知识分子也选择了沉默。于是不久,苏联镰刀锤头的旗帜便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飘下。当然,历史是极其复杂的,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很多,决不仅仅是文艺的失手,但我们不能说,苏联文艺放弃了最后一道防线。

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是当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极为嚣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基层群众对此保持了足够警惕,并与之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王朝柱们”,就是冲锋在前的英勇战士。在为历史题材大戏《辛亥革命》《寻路》所做的自序中,王朝柱开宗明义地说:“我就是用这样的作品,就是运用这样的艺术形式与告别革命论者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对其进行义无反顾的坚决回击。”

王朝柱在原总政歌剧团、话剧团曾担任专职作家多年。在军队期间,曾以大型歌剧《狂飙曲》、声乐套曲《中国革命之歌》及大型话剧《决战淮海》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而享誉军内外。正是军队生活多年的特殊历练,造就了他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军旅情怀,使他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情有独钟,并从此躬耕不辍。有人说,如果把这些年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大作串联一起,那就是一部形象化的党史、军史,这话应该说恰如其分。他的作品组成了中国现当代革命战争的艺术长卷。观看这些作品时,伴随作者的笔触,观众如同跟着先辈们的足迹重新经历了那几十年风云激荡的革命战争历史。

尊重历史,如实地去表现历史,正是王朝柱对创作一以贯之的追求。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沙里淘金、史海钩沉的研究和发掘。为了研究西安事

变始末,他曾6天时间对张学良进行专题采访,从而掌握了大量关于事变的一手材料,为在作品中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佐证。正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他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辛亥革命》到这部《换了人间》,王朝柱和他的团队几乎无缝连接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浴血征程。这些年,不管“小鲜肉”、高价片酬的邪风吹得多么猛烈,也不管革命历史题材大戏的创作播出之路多么艰难和曲折,王朝柱都一往无前地坚持自己的方向,那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地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书写足可流传后世的革命正史。他是文化战线英雄的战士。我们的文化队伍应该有这样英雄的战士和自豪。

居于斗室,时时关注的是青年人的成长进步。王朝柱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已经是向80岁靠近的人了,当年的一头黑发,如今已经白雪盖顶,行走已经靠拐杖了,更紧迫的任务,是怎样培养起青年来。”他总是努力培养青年编剧、演员走向一线。不计名,不为利,演先,学先贤,在这样的团队,人人都在自觉接受思想境界的提高和个人品格的修炼。在人们对影视圈多有非议时,当影视被市场弄得六神无主时,这样一个团队保持了难得的淡定和冷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期待这位老兵健康长寿,期待他和他的团队为这个时代奉献更多经典之作、传世之作。

世相一笔

面前一堆个个锈蚀得变了模样的铁疙瘩,在喜子的眼里就像一堆金子,让他乐不可支。他想,刚刚开始干收废品这活,就逮着了一条大鱼,发笔小财不说,还能在方武跟前长长面子。

于是,有些傲气的喜子,哼着小调去请方武来开开眼界。

喜子在老家农村初中没有读完,便辍学外出打工。看见同村的残疾退伍军人方武在市里收废品挺好,便加入这个队伍的行列。

然而,让他郁闷的是,头一天方武就唠唠叨叨,指教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真要是馅饼掉下来,如果吃了,那是会噎死人的。

喜子租住的小院子,杂乱无章,但那一堆锈蚀得非常厉害的铁疙瘩,格外显眼。

方武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天哪!这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怎么了?眼红了?”喜子洋洋得意,“不偷不抢,从教育培训中心施工工地民工手里收购而来。虽是废铁一堆,但这可是俺的第一桶金!”

方武一心想让这堆铁疙瘩在小院子内多留几天,甚至还要出高价收购它。这下,喜子虽然感到脸上有光,但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方武要出高价买这堆废铁疙瘩,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

离开小院的方武,连着几天不在喜子的视线内。他带着个笔记本,一头扎进市里的地方志史料馆。

大约一周之后,有人看见方武从教育局的大门出来,脸色非常难看,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喜子听说后急眼了,他认为方武在耍弄自己,他要方武尽快对这堆铁疙瘩给个明确说法。否则,他就要想办法处理了。

“急啥呀,兄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看你这些天闲闲无事不着急,俺可等不及了,手里的本钱全砸进去了。要不,你管俺的吃住!”

“管就管!但你这堆铁疙瘩,卖给俺没商量!”

“真要是宝贝,再过两天俺涨价了可别怪俺耍耍哟。”

“一言为定!”方武没加思索就答应了。

喜子急着想要揭开方武的私密。连着两天,他看见方武先去了教育培训中心施工工地,还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然后,方武又去了信访局接待处,出来时,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还笑着同方武亲切握手。思前想后,喜子怎么都没搞懂方武的一举一动。

在方武居住的出租屋里,哥儿俩闷头吃着晚饭。方武不言不语,急得喜子都快尿尿裤子了。

“武子哥,急死人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

一堆铁疙瘩

■胡亚林

“又是两天过去了,你不长不短的那一堆铁疙瘩俺可真要卖了哈!”

“浑小子,看你满脑子就知道钱、钱、钱,没出息!”方武这会儿真的发火了。

喜子还是头一回见方武这样。他清楚地记得方武在部队为抢救训练投弹失手的新战友而落下右手残疾,退伍后没有照顾安排工作,有人打抱不平。方武不但没有发脾气,还向家乡的养老院捐献了一部分退伍费……

见方武内心有不好言语的东西,喜子只好出门透透气。

溜达一圈回屋,喜子听到方武的手机在响,却不见方武人影。情急之下,喜子接听了电话。听着听着,喜子的眼睛发直了,一下子像犯了傻……

方武回来进屋时,喜子仍然没有回过神。直到方武将刚刚从银行取款机取出来的1000元钱递到他手上时,他才如梦初醒,上下嘴唇抖动不停。

“喜子,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

“武子哥,刚才……电话那边说你发现了市里几十年来一直要找的日伪时期的弹药库旧址,排除了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还说市里要特别表彰奖励你呢!”

见方武一直没动声色,喜子又冷冷地补充道:“不过,他们只是电话核实情况。这么大的事,我怕会给你惹出什么麻烦,干脆说电话打错了!”

一听这话,方武先是一惊,然后微笑着指着喜子说:“我忙活了这些天,你倒说话不怕咬舌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这样,明天我去趟政府部门说明来龙去脉。”

瞬间,喜子脸红到脖子根。“求求武子哥带上我吧,让我在领导面前亮亮相,心里舒坦些!”

喜子好像忽然心里亮堂了。

短笛新韵

相伴相随

■王占明

蔚蓝的天空,和平鸽自由腾飞,静谧的夜晚,我们在安然入睡。和年代我没有你那时的体会,追寻你的足迹我知道你为了谁。面对艰难困苦你从没有过悲伤,可想到父母却流下伤心的泪水。多彩的年华曾渴望心中的玫瑰,可你却来不及品尝爱情的滋味。你冲向无情的战火让生命纯粹,你带走残酷的硝烟让世界更美。你手中的战旗化作火红的玫瑰,你生命的呐喊定格在那个年月。我知道你对信仰追求无怨无悔,你的壮举早已化作永恒的丰碑。你走的道路闪烁着太阳的光辉,愿我的梦想与你信仰相伴相随。

注:1929年1月,小井红军医院130多名红军由于叛徒告密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拷打,没有一人投降,他们牺牲时大部分在14~17岁。

宝贝,对不起

■高二红

每当你电话问起,“爸爸,你还有几天回来啊?”我总是很犹豫,本不想骗你,只能告诉你实际。还只能数到“10”的你,留下了委屈的泪滴。“能不能‘10’天回来呀?”想到你的那份期许,可以!可以!爸爸只好骗你。宝贝,对不起!

当你掰着手指一天天算起,等待爸爸回家的日期,眼看马上就要到“1”,我却再次骗你。我只好又从“10”数起,宝贝,对不起!不是爸爸不爱你,真心不愿意,让你委屈。为了这身松枝绿,牺牲奉献也有你,宝贝,对不起!爸爸永远爱你!

由世界屋脊走向文学的新境界

——评卢一萍长篇小说《白山》

■王刊



生活里的卢一萍是个和气而宽厚、爱施与援手的人,面上又是含笑,偶尔还会来上一句幽默。这样的人最容易被人引为兄弟和朋友,也最容易和生活达成和解。但他一下笔就是另一番情形了。在《白山》里,他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与鲁迅“刨一刨环种的祖坟”那种冷峻不同,卢一萍用的是黑色幽默,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作品的尖锐。它要做的恰恰是正中靶心。

卢一萍在新疆待了20多年,那块地方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白山》写的是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那里被誉为生命禁区,氧气稀

薄,终年积雪,驻守官兵一年有几个月与外界隔绝,8级以上大风是常有的事。“如果能从人间仰望这里,你会看到天堂湾像是一叶封冻在众山之上、云海之间的孤舟。从天空俯瞰,它则像一粒不断被冰雪啃噬的尘埃。”在那里,从一米高处跳下来,甚至蹲着上厕所,起来得快了些,你也许就会遭遇“高原猝死”。凌五斗孤身驻守第六号哨所,几个月无法洗澡,无法理发,以至于他变成了野人,皮肤变成了蓝色,两只怎么也长不大的猪最后化作了天使……卢一萍持续性地描写世界屋脊,自然是要将他的人物放在极端环境下拷打。卢一萍在世界屋脊上按下了一颗图钉,由此中国文学的版图上也就完成了一块缺失已久的拼图。

《白山》的故事从1971年写到1974年,空间也基本上是封闭的。它采用“移步换景”,从乐坝村到北京,再到世界屋脊。从体量上看,前两地,尤其是北京,被一笔带过。从离开后,主人公再也没回来。《白山》打通时空的办法靠的是凌五斗的回忆。不论是回答上级的责难,还是同事的非议,凌五斗总爱拿自己那块巴掌大的故乡——乐坝来说事。这种内回,既符合人物形象,天地间再大的事情,他都能用弹丸之地乐坝来类比,又打通了时间和空间的壁



垒,从而为小说垫下了雄厚的基座。

那是一个说谎的时代。利益攸关方,也就是凌五斗的各层上级为了自己的盘算,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卢一萍要做的就是揭开这些谎言,把那些瞒和骗统统撕碎。揭谎者,被视为勇敢者,比如《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傻子”男孩,《白山》里的“傻子”凌五斗。

文学是人学。小说的使命是塑造人物,通过人物来照见一个时代。故事得跟着人物走,人物成了小说写作的中心要素。表面看来,凌五斗的脑子确实有些不太灵光,而内里他的傻却是为了一份坚持——坚持说真话。《白山》正是在满地的谎言与说真话之间的冲撞中找到了叙述的可能。为了塑造这个人物,作者使用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使得凌五斗的出场总让人忍俊不禁。但这种笑,又有别于喜剧的开怀大笑,它的背面是坚硬而冷酷的现实。正是这样,凌五斗这个人物才在众多的人物画廊里成为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书海速播

下去!”母亲平静地说。萧瑟的寒风里,母亲将我送上接兵的客车。车窗外,母亲久久地伫立风中,始终面带微笑。其实母亲是不太情愿我去参军的,她不愿看到唯一的儿子远走他乡。

这些年我在军营来去匆匆,有时赶上战备,一年也难有回家的日子。母亲打来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菜园里我又种了你最爱吃的辣椒,你啥时候回来呀?”我无言以对,心头涌满暖暖的阳光,思念之余更多的是感动,原来母亲一直在我身边,从未走远。

梦里时常出现母亲的菜园,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些绚丽的画面,那些不经意的往事,都离不开爱的哺育和滋养……



铁甲·青春(油画)

刘安安作

母亲的菜园

■王明洪

母亲是闲不住的,大病初愈,身体刚有所好转,就在院后的一块荒地上挖出一片空地。撒上几包菜籽,围上一圈篱笆,几场春雨过后,星星点点的幼苗从泥土中试探性地冒出嫩绿的小芽儿。几日不见,一株株菜苗争先恐后地拔地而起。原本寂寥的后院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看着一天天倔强生长的菜苗,母亲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说心里话,我是不太赞成母亲种菜的,操劳一生步入晚年,本想让她安享天伦,可她压根就闲不下来,洗衣、做饭、收拾家务一样也不少做。为此我抱怨多次,可母亲脸一拉:“生活,生活,生下来就要干活!”

儿时家贫,为补贴家用,母亲在老家屋后开垦出一片菜园,浇水、施肥、除草样样做得精细。乡镇离我家有30里地,母亲拉着木车翻山过河把一车车带着露水的鲜蔬运到乡镇,而后换回一张张面值不大的钞票。这两毛钱打油,那两毛钱买盐,每一分钱怎么花她心里早有眉目,不会有丝毫差错。

高中毕业后,我毅然决定要参军。和母亲说出心中的想法后,母亲对我这破天荒的决定震惊万分:“为什么要去参军?”我把头一偏:“不知道,就是想走出去看看!”其实我是知道的——不甘于平凡,不安于平庸。“也好,不过自己选择的路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坚持走